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陳方安生議員，C.B.E., J.P.

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千石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缺席者：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馮檢基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李華明議員

涂謹申議員

楊森議員

曹紹偉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本局現在復會。今午的提問時間將集中討論總督施政報告所提及的事項。各位議員現在可向總督提出問題。提問的議員只可再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問題，要求闡釋。李國寶議員。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你曾強調競爭力對本港經濟未來增長的重要性。在這方面而言，本港的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已由一九七零年的 60% 躍升至一九七二年的 72%。最近服務行業的聯盟進行調查，結果清楚顯示一項共識，就是認為有需要在海外推廣本港的服務行業。總督先生，你可否告知本局，爲了本港的利益，當局正採取或計劃採取甚麼措施在國際間推廣本港的服務行業？

總督答（譯文）：

我要感謝這位議員提出這項提問，因爲可以給我宣傳一下：多位司級官員將於下星期詳細講述他們屬下各部門的工作報告，屆時我們當然會聽到財經事務司及其他司級官員正正就這位議員提出的問題作答。

或者我可以再談一下昨天公布的《政策大綱》。相信各位議員到了現在已經可以把全部 184 頁的文件閱畢。衛生福利司將於明天召開記者招待會，接着各司級官員亦會在未來 10 天召開一連串的記者招待會。他們會在下星期四休息一天，因爲那天是公眾假期。除此之外，每天都會有一、兩位或以上司級官員就未來一年的施政發言，其中包括財經事務司，他將於下星期二發言。這位議員提出的問題，不僅是他所屬的功能組別有提出，其他人士當然也曾提出，認爲貿易發展局有特定的角色，以往的工作主要是與製造業有關，而現在的工作整體上應包括金融服務界及服務行業。我完全支持這個意見。我認爲這個意見很有道理。製造業對本港的經濟仍然十分重要，所以昨天我們宣布撥地作興建更多工業大廈之用。另一方面，由於服務行業現在遠比昔日重要，因此，當局應該作出積極的支持，向鄰近地區及全世界推廣本港的服務行業。

主席（譯文）：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問：

主席先生，總督昨天的指引已清楚說明要與籌備委員會合作。請問總督先生，政府會否容許公務員與整體預委會、而非預委會個別成員商談有關過渡時的各種問題及是否可以毫無保留地向預委會提供資料？他們會否擔心可能由於在這方面出錯而致日後受政府指摘？

總督答（譯文）：

布政司在今早那篇情辭極為懇切的演辭中，已經較詳細地說明了我們對於與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接觸的意見。她提出一些將會載於一封由布政司致各部門首長函件內的指引，使公務員絕對清楚有關的情況。我亦認為我們已詳加闡述的情況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已說過，我們認為公務員出任預委會或其屬下小組的成員、或擔任預委會或其屬下小組的顧問、或被傳召出席預委會或其屬下小組的正式會議，均屬不當。但是，如果公務員向預委會個別成員簡介有關情況，我們則完全放心。事實上，公務員已經有這樣做，我認為日後亦必繼續如此。我希望這樣做能幫助預委會處理各項過渡期的問題。

預委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諮詢組織。預委會成立時，有些人認為是爲了使香港平穩過渡，有些人則認為是爲了削弱香港政府的管治權。我相信並非每個人都持後一種看法，但我相信本局亦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我們現在有聯合聯絡小組，到適當時候會有籌備委員會，而我們現時則有政府的各項制度，由公務員向立法局負責，並接受行政局的指令。我認為沒有人想把這個問題弄得混亂及複雜化。因此，布政司將會在我剛說過的指引中，闡明當局的立場。相信我的公務員同事都會樂於接受。我亦希望預委會成員會發現公務員不時爲他們提供的資料對他們的工作極有幫助。

主席（譯文）：李柱銘議員。

李柱銘議員問：

總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及附帶文件內完全沒有提及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未知你來港第一年所訂的行政與立法分家情況，是否一直延續至九七年？若然，那就與基本法有出入。基本法已清楚寫明立法局應有一部分成員進入行政局，你對此問題是否仍未有決定？若是，何時才可作出決定？因爲我認為這問題不能再拖延下去，你應在九五年直選前，盡早告知有意參選的人士，使他們知道你會作出何種決定。

總督答（譯文）：

我想提出這位議員比我更清楚的一點，就是基本法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而不是在當日之前適用的。我在一九九二年秋季就行政局及立法局的關係而作出的公布，並不是有

關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分家；這種情況現時仍然存在。我當時作出的公布是我認為在香港政治發展的那個階段，讓議員身兼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是不恰當的。我當時也曾說過，我們顯然需要在適當時候檢討這個情況，最適當的時候莫如在下屆立法局選舉時或選舉之後不久，我的立場仍是如此。我深信我們在未來一年還會聽到有關此事的許多不同意見。我剛想到一點，就是在香港獨特的憲制下，現時的情況運作相當良好。我曾在某個階段提出其他建議，試圖改善行政局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但立法機關對建議沒有多大興趣。不過，無論在下屆立法局選舉之前、選舉期間或選舉之後，我們都隨時準備考慮其他意見。

李柱銘議員問：

總督先生，我認為若要待九五年選舉後才作出決定，對於那些參選人士或其他政黨實屬不公。你應預早告知他們，否則，便可能會導致一些人的評批，指稱你是在等待某些人當選後，才決定委任他們進入行政局。我認為你不應在選舉後、而應於選舉前作出決定，並告知全港所有市民。

總督答（譯文）：

我會記著這項論點。我完全理解這位議員所談到的重大影響，儘管當然也會有人對這個問題持相反意見。

主席（譯文）：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你在昨日的施政報告提及，香港日後的商業及經濟擴展對我們長遠來說如何重要。你就這方面談到一些事情，例如你正撥出 70 公頃新土地作工業用途，這大概是指位於將軍澳的工業邨等，也提及斥資 5,000 萬元設立應用研究中心。不過，另一方面，當我們看見現時統計的數字時，便會發覺失業率已下降至 1.6%，而通脹卻持續上升。因此，總督先生，我可否請問，你既然提及有關的各點，那麼作為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你會否考慮例如把輸入勞工的名額由現時 25000 名增加至大約 5 萬名？

總督答（譯文）：

不會，我不會考慮單方面把輸入勞工的人數作這個幅度的增加。我猜想如果我提出這樣的建議，立法局會找到很多理由來加以反對。我認為不要單看輸入勞工計劃及其他類似計劃（例如我們已推展的一項十分明智的建議，讓中國大專院校畢業生來港，擔任他們專長的工作）的限額，有時，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我們有時要考慮這些計劃以外的事情，看看勞工市場現正實際發生的事，也是很重要的。勞工市場的人數在去年上升了差不多 3%，而

在本年首 6 個月上升 3.5%；我相信我沒有記錯。這正是勞工市場現時的實際情況。同時，也許我剛才應該向那些在我進入本局時在立法局大樓外向我游說的人說：由於香港經濟具有實力，因此儘管我們在過去一年半看到勞工供應量有這樣的增加，但亦看到失業率下降。

因此，我認爲像這位議員和我這樣的人，應該盡量時常向那些批評以任何形式輸入勞工的人闡明一點，就是，輸入勞工能令本港經濟更加強勁甚至更具競爭能力，而且往往確實如此。不過，雖然我們將要研究一些特別措施，如大型建築工程對本地勞工市場的影響，導致有需要爲這類工程輸入勞工等，但我要重申一點，相信我不會在未來數月內單方面建議把輸入勞工計劃的限額加大一倍。

田北俊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你是否認爲現時 1.6%的失業率可以接受，不會對本港未來的發展構成人力限制？

總督答（譯文）：

首先，我認爲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會對 1.6%的失業水平報以驚喜的歡呼。我想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會對我相信凱恩斯會界定爲全民就業的失業率感到十分鼓舞。

其次，我想我們需要透過一些方法來應付勞工市場的各種限制，部分方法是透過輸入勞工；部分是透過輸入特別技術；部分是透過提供更佳的教育；部分是透過提供更佳的職業先修訓練；而部分則透過再培訓（我相當強調這點，而我和前來與我討論這事的工會成員例如彭議員及其他人士商談時，也曾強調這點）。我認爲我們在過去幾年已在再培訓方面取得很大進展，但我們還要再接再厲。

主席（譯文）：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想請問總督先生，你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其實已經應承了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在九五至九八這三個財政年度內，開辦 160 個護理學位。很明顯，這些學位如愈早開辦，情況便愈佳，可早些讓護理人員投入服務。今早，我從香港大學處獲得消息，謂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仍發出指示，要在九六年才開始收生，但該大學說明在九五已可辦到。請問你會怎樣指示你的政府和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不要再浪費時間，盡快開辦這類課程？你的政府在上年可以撥出 11 億元興建北區醫院，今年亦說要撥 12 億元興建將軍澳醫院，爲何只需撥付數百萬元即可開辦的課程卻是這麼困難？統籌上是否出了問題？

總督答（譯文）：

我一定會研究這位議員提出關於護士學位課程的問題。我明白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在這方面具備的專業知識，以及他提出的要求；我們應該同時改善護士訓練工作及增聘護士人手，並確保護士訓練課程在課堂方面有較大的比重，而在病房實習的時間則也許稍為減少。我們樂於接受上述所有的意見，並正設法落實推行。我認為繼續增聘護士是極其重要的；這不僅是爲了填補離職護士的空缺——唉，其中有些是因爲移民而離職的——同時亦藉此使人手在實質上有所增加。這位議員相信會知道，在招聘填補流失量所需的人手之餘，我們致力每年再增加 500 名護士。

這位議員相信亦知道——正如我曾經提及的——我們計劃讓護士在課堂的時間較多一點，並嘗試聘請其他輔助醫療人員，確保一些屬於非醫療性質的日常工作得以從護士職務中抽出來。至於他提及關於護士學位課程這一點，則肯定以前沒有人曾向我提及。不過，我會就此問題作出研究，並盡快向這位議員答覆。

主席（譯文）：鄭海泉議員。

鄭海泉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在中英當前的角力中，公務員負起一項不討好的任務，就是要捍衛一些中方並非全然同意的政策。總督先生，你就此能夠採取甚麼措施，以確保這些夾在中英爭拗當中的優秀公務員，得以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以公務員的身份服務香港？

總督答（譯文）：

請容我首先說一句，儘管我知道若無融洽的關係，我們極爲優秀的公務員所負起的任務將會變得更爲艱鉅，然而我並不認爲現時的爭拗是一場角力。公務員確實需要獲得關於未來的保證。在某些情況下，亦實在需要令他們確信可以——讓我借用一句老話——放下心頭大石。我認為謂公務員一直以來沒有因爲擔心在一九九七年前不會獲得發放長俸而爭取設立長俸基金，是合理的說法。我不認爲公務員相信他們的工作在一九九七年前會變得政治化，或在一九九七年前會以才能以外的因素爲選拔準則。因此，我認為中方官員及我們均有責任確保公務員知道，未來的公共服務會一如以往地以專業及誠信作爲運作基礎。

我認為那些竭盡己能爲香港服務的公務員個別地受到公開的抨擊及暗地裏含沙射影的諷刺，對本港日後（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前後）的公共行政，是極爲不利的。我猜想這位議員亦知道一些切合我所說的實例。人們經常說，促使香港成就驕人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公務員的質素。這話說得很對。公務員的質素不僅涉及才智及廉潔的問題，同時亦是涉及以成績作爲升遷準則，以及公務員明確知道爲誰工作。香港公務員是爲香港人工作；政府也是爲香港人工作。我們不應把事情個人化。公務員忠於政府，而政府則爲市民服務。必

須指出的是，政府亦是向立法局負責。我只希望這些事情獲得應有的廣泛了解，因為假如這些事情不廣泛為人了解，香港及那些一生服務於本港公務員行列的傑出公職人員便會因此而受到打擊。

請容我補充另外一點。我希望各位立法局議員聽過我的說話後，在私底下也許表示認同之餘，會繼續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的私人及公開場合陳述這些論點，因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論點，而且與本港社會的穩健及福祉有直接關係。

主席（譯文）：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你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政府會與中國當局討論一些可行措施，以加強合作，即是就香港與廣東省的大型基建計劃交換資料。相信你還記得這點。你可否告知本局：第一，政府有否與中方舉行這類有關運輸基建計劃的會談？第二，就影響香港與廣東省的運輸基建計劃，你擬訂了甚麼可行措施，以期取得中方的合作？最後，倘若政府沒有與中方達成這種預期的合作關係，對一些大型基建計劃，例如西北鐵路，會造成甚麼影響？

總督答（譯文）：

我昨天發表施政報告時已提及，政府部門與廣東省及北京當局的對等部門不斷保持接觸。我相信我可以正確地說，在過去一年內，我們曾進行超過 350 次這類的接觸，討論事項有些涉及基建項目，包括水務及運輸。對於有些中方官員現在希望將這類接觸提升到較高層次，我認為這個目標是絕對正確的。因此，我十分希望能在未來數星期，可以真的與中方進行這類接觸，而且完全以香港和廣東省，甚至整個中國的利益為出發點。

主席（譯文）：黃匡源議員。

黃匡源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雖然污水所含的有毒金屬已大幅下降，但第一期的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並沒有顯著改善海港的水質，我們還要等待一段時間，待第二期工程完成後，即以深海排放管道或生物處理方法處理污水，水質才會改善。政府在聯合聯絡小組或其專家小組內，有否就這方面的基建工程取得成功的進展？

總督答（譯文）：

這位議員也知道我們現正檢討應如何進行第二期的工程，（這並非因為他不斷追問），而我們是抱着開放的態度的。我們原先是希望取得中方的同意，興建一條長的深海排放管道，但其他人，包括這位議員及其所屬事務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卻認為這未必是最理想的方案，並建議在昂船洲展開第二期的工程。我認為有關建議牽涉嚴重的環境問題，我想我不能認同他們的意見。我認為這個問題應完全從環境的角度來決定。我們已在聯合聯絡小組討論污水策略的問題，而我深信中方官員對解決第二期工程的問題深感興趣。若說第一期工程是經過精心策劃，我認為一點也沒有錯，連同其他措施在內，我們已動用了 30 億元來改善香港的污水處理設施。這 30 億元並未包括在第一期重點工程項目所須動用的 80 億元經費之內。這位議員說得十分正確，就是第一期工程終歸是第一期工程，有關第二期工程的各項決定都是極為重要的。

主席（譯文）：黃震遐議員。

黃震遐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我們聽到市民投訴，他們步入中年之後，求職極為困難，無論他們所接受的是訓練課程還是再培訓課程，情況都是一樣。有些市民則投訴他們要降低薪金要求，才能找到工作。但我們卻有所謂低失業率，把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偏低的事實掩蓋。這大概反映女性求職困難，因而放棄求職。因此，總督先生，你會否考慮檢討人力政策，以鼓勵市民參與勞動市場，確保再培訓及訓練課程能配合就業機會和經濟需求，並提高勞動生產力，使人力可以更有效地運用？

總督答（譯文）：

我重複我較早前所說的，我認為在探討這個重要問題時，應考慮到以國際標準而論，本港低得令人驚異的失業率。這位議員說，女性勞工在我們的經濟體系內參與率低，我不敢苟同。我認為參與率一直穩步上升。從對兒童學前教育及優良的幼稚園教育的龐大需求，就可見一斑。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這個因素確實存在。這位議員強調培訓課程不單只要重量，還要重質，這是對的。他還說，確保受訓或再培訓的工人獲得才職相稱的工作，至為重要。這點也是對的。我想，工會中人一直爭論，政府目前協助再培訓學員找尋工作的服務，是否達到理想。此外，對於統計數字，亦有一些爭論。我想部分原因是本港就業輔導組只統計其成功為再培訓學員覓得工作的數字，而其他數字則是找到工作的再培訓學員，佔學員總人數的百分比。但我們非常樂於與工人團體、僱主及其他人士一起研究如何改善為再培訓學員提供的服務，以確保他們找到所需的工作。像本港這樣的經濟體系，經常求才若渴，有技能的人士，無論已屆中年或任何年紀，都應該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但也許需要政府對勞工市場作出一些干預，才可達致這點。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

唐英年議員問：

總督先生，你昨晚在一個論壇上稱，如果預委會在討論香港問題，例如港幣與美元掛鈎而需要金融管理局的專家出席講解，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今早布政司派發予政府司級官員的指引內，卻指出只容許官員與預委會的個別委員會面和提供資料。總督先生的想法與發給司級官員的指引有所抵觸，究竟是甚麼原因？總督先生有否想到這會使公務員感到困擾和疑惑，從而產生顧忌，寧可選擇不與預委會委員接觸？你是否沒有誠意去鼓勵公務員與預委會委員接觸？

總督答（譯文）：

請容我這樣說，我認為「誠意」是宣傳字眼中最為人濫用的一個詞語。如果我們在未來兩三年內能夠言之有物，而不僅僅是重複著這類字句，必然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好處。

我現回答這位議員的問題。這位議員明顯是昨夜有幸失眠而收聽我們節目的人士之一。我們其中一、兩位講者為香港和廣東省那些失眠人士談論我的《政策大綱》和施政報告，更不時有說有笑。座談期間，我們談及政府與預委會的關係，為說明政府所表現的靈活處事手法及繼續處理這問題時所採取的明智態度，我指出政府處事從不偏執，亦不會受到意識形態或教條所規限。我相信我曾指出（如果沒有，則我應當這樣做）貿易發展局現正與預委會聯合贊助一個有關經濟問題的研討會。我相信我亦曾指出，預委會正打算主辦一個有關聯繫匯率的研討會。我不知道主辦一個有關聯繫匯率的研討會與預委會一位極知名的委員說聯繫匯率應該取消是否有關係；但我覺得取消聯繫匯率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或香港政府的觀點。但若有機會表明中國及香港政府均鼎力支持聯繫匯率，我是無任歡迎的。因此，在這樣一個有其他銀行家出席的研討會，包括一些身為預委會委員的知名銀行家，倘若金融管理局其中一位屬於業中翹楚的專家能同時出席，並清楚解釋香港政府的立場的話，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十分希望中國銀行界的高級官員亦會出席，清楚解釋中國政府的立場，因為我覺得為所有人的利益着想，金融市場不可有任何不穩定的情況。我認為政府就此事所作出的決定是極明智的，亦顯示政府在這些事情上很有分寸。我不認為任何政府官員，不論是金融管理局、庫務署或任何政府部門的官員，會覺得此項決定令他們感到絲毫困擾，而我深信布政司給他們的信件甚具啓發作用，正如她所有的信件一樣。

唐英年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想請問總督先生是否認為「誠意」這兩個字只是中方的宣傳字眼，而港英政府並沒有基於這兩個字來與中方合作？

總督答（譯文）：

我認爲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實際行動而不是空談。借用一句老套的說話，我相信有「機會之窗」。我認爲我們都應該設法穿越這窗，而不是找藉口逃避。我們所做的、我昨天所做的及布政司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要勾劃出一些想法，而我們認爲這些想法會有助促進過渡期間的合作。這些想法並非已經包羅萬有；我們並非固執已見，對這些事情，我們都抱著開放的態度。其他人士如想提出他們的見解及建議，我們會樂意以有建設性的態度去積極研究。但我們此時提出合情合理的構想而對方只是虛應一番，我認爲這並非應有的態度。若有人說：「你可以提出那些想法，但是你沒有誠意。」我認爲那不是應有的態度。又若有人說：「那仍然未夠，你還要做更多工作。」我也認爲那不是應有的態度。我認爲那些人假如覺得我們的提議不夠好，應該提出他們自己的構想。

讓我再說明一點，因爲它涉及坐在我左邊這位議員昨天所說的一些事情；我想另有其他一、兩位議員也曾說過。我們並不是說要等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回歸中國前的最後 365 天才談合作。這不是我們的立場。我們願意明天便開始合作。我們願意今午便開始合作。昨天我談及軍人與軍人直接商討防衛及駐軍問題的重要性，這些事情也可以明天便開始。很明顯，我們須盡快開始商討應怎樣做才能爲籌備委員會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協助，但並非以任何干預的形式支持和協助，而是以一種大家同意的方式，一種無論籌備委員會委員或中方均同意的方式。而這方面的工作是可盡快展開的。我們爲加快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而提出的建議，也可以立即展開。我們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三十輪會談中向中方提出過不少建議，而這些建議亦可以在明天便展開。因此，我們的立場並非要等到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才開始合作。我們是完全贊成從今午三時十分立即展開合作的。

主席（譯文）：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問：

總督先生，今年的施政報告，你將老人服務放在社會服務的首位，更特別提及老人過去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我相信這會令本港多數的老人覺得非常鼓舞，因至少總督先生已特別關注他們。但總督先生是否知道本港仍有很多住在籠屋和露宿街頭的老人？對於這些老人，總督先生可有甚麼實質的協助計劃？會否加快使其入住公屋或增加公共援助，令他們可以早些有較佳的生活？

總督答（譯文）：

是的，這位議員說得一點也不錯，而她把老人服務放在首位是完全正確的做法。正如我們較早前所說，政府已承諾於一九九七年之前，爲房屋委員會輪候冊上的 4000 名單身老人提供居所。我們能夠取得這項進展，乃房委會努力不懈所致。房屋委員會亦了解到爲老人提供更多住屋的重要性。該委員會計劃在未來數年爲老人提供 —— 我想大概是 22000 個住屋單位。這兩個都是我們設法確保盡量爲老人提供安居之所的例子。大多

數老人，如果身體仍是壯健的話，都希望自食其力，繼續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我們必須協助他們實現這個願望。要做到這點，必須有足夠的房屋，以及有其他方面的服務來配合。政府須提供良好的衛生及福利服務，並為老人開辦日間護理中心及社區中心。這些問題在詳盡的老人工作小組報告書內已一一羅列。相信衛生福利司在明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在宣布政府準備實工作小組報告的各項建議時會詳細加以論述，因為我相信本港社會有特別責任更妥善地照顧老人。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香港的衛生統計數字一向十分驕人。我必須說，這些數字即使未能超越世界上很多地方，但也毫不遜色。昨天你在施政報告甚至表示希望改善這些數字，我深信此舉是所有人都歡迎的。然而，數月前這方面卻出現了問題。本港突然有很多人患上霍亂病。這種疾病實際上已在本港死灰復燃及不斷蔓延。以香港這樣高衛生水準的地方而言，這種情況不論對我及對督憲閣下，都實在是難以接受的。

我絕對不是批評衛生署或衛生福利科，因為該署已清楚知道，並指出本港港口的水質污染是一個計時炸彈。然而，有關部門沒有留意到這些威脅，直至危機爆發時才發覺。雖然這只是一個事例，但有關部門之間在某程度上缺乏協調和合作的情況確實存在，而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

總督先生，在促進有關部門之間的合作方面，你有何對策，使有關當局可在危機未出現之前可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

總督答（譯文）：

我想這位議員提出的問題，不論我本人、布政司及衛生署署長都同樣關注。我認為我們3人及其他人士已從七月發生的霍亂病事件深切了解到各政府部門之間，包括中央政府以至兩個市政局須互相協調的重要性。我相信正如事情的發展所顯示，衛生署署長及其同事，在兩個市政局及其他人士的支援下，已努力化解這個潛在危機。但這位議員所說的顯然是正確的。與其他人一樣，他對此事十分了解。今後，我們必須確保上述部門之間有最佳的協調，使我們不會再次面臨這些影響公眾衛生的危機。

主席（譯文）：林鉅津議員。

林鉅津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總督在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表示，他對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未能取得進展感到失望。據總督估計，小組未能取得進展的遠因和近因是甚麼？總督會提出甚麼方法去糾正造成此種不理想情況的成因，以便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得以繼續向前邁進？

總督答（譯文）：

正如我昨天指出，就聯合聯絡小組工作進展緩慢的責任問題而公開互相指摘，徒然浪費時間，於事無補。至於小組的工作進度，或者特別是在過去五年，為何比我們預期的緩慢，雙方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但我並不認為，公開表明自己的見解，會對事情有幫助。我在答覆先前一條問題時曾表示，我們所做的，就是向中方官員提出若干個加快聯合聯絡小組工作進度的具體建議。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在第 30 次會議已向中方提出這些建議。其中一些建議是具體回應中方官員經年累月所醞釀的構思，而我衷心希望在下一輪聯合聯絡小組會議或在該次會議召開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中英雙方就一些改善措施達成協議。當然，倘中方官員對加快工作進度有任何建議，我們樂於作出回應。

我可以說，這事所涉及的不單是手法問題，而是決心問題及了解到時間已非常緊迫，而我們在數年前或數月前認為有充分時間進行類似學術討論的事項，現已迫在眉睫。因此，我們向中方提出我們的建議，中方可能亦想向我們表示意見，我期望雙方能找到一個更佳方法，使彼此之間能夠衷誠合作。

主席（譯文）：黃秉槐議員。

黃秉槐議員問：

總督先生，施政報告第 15 段提及將會「繼續在嚴密控制下，限量輸入所需的外地勞工」；但在另一角度來看，我們又同時要為數個日漸式微的行業提供大量再培訓課程，而經過再培訓的僱員，仍有部分未能獲得聘用。請問政府各部門可否樹立一個好榜樣，優先聘用那些曾接受再培訓的人士，例如從事簡單的文書抄寫、文件傳遞或大廈管理等工作？

總督答（譯文）：

這些都是有關再培訓和勞工市場的問題。我要指出，假如工人接受了某項技能訓練或完成再培訓課程，但又受僱於公營機構，從事一些無需技能的工作，我並不認為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覺得較佳的做法是讓公營機構設法協助這些工人，使其能夠在私營機構一展所長。我們堅決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確保政府部門像私營機構一樣，獲得有效率的管理，或者在某些範疇上更勝過部分私營機構。我認為這是政府的首要職責，因此，我並不

認為可以把公營部門視為再培訓工人的最終出路。但黃秉槐議員實在指出了問題所在，而他表示政府要研究更佳方法，以確保再培訓工人可找到能發揮其技能的工作，是很有道理的。

主席（譯文）：文世昌議員。

文世昌議員問：

總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你似乎對最近的一次區議會選舉感到很滿意，而今後民選議員可全面透過公平選舉進入議會。請問總督先生，會否考慮再向前跨進一步，開放其他有法定權力的架構予由選舉方式產生的人士（例如即將成為法定組織的藝術發展局），使這些組織由行內或業內人士推選產生的成員所組成，令其更有公信力及認受性？總督先生如不同意，原因為何？是否因為未能獲得中方的首肯？因為藝術自由和表達自由，對香港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在中國卻受到政府的限制。

總督答（譯文）：

這項問題涉及有關藝術的多方面事宜，其中包含的意思是說，只有由經選舉產生的人士出任公共機構成員，才可以為公眾接受。我相信，現時有很多負責管理部分公營部門的人士，雖然並非由選舉產生，但卻完全為公眾人士接受。我並不認為每間公共機構均應由選舉產生，因為我們已有由選舉產生（亦應由選舉產生）的各級議會，而公營部門則向這些議會負責。但是，坦白說，我持這項意見並非因為有人曾告知我中方對藝術發展局的意見，而且我亦不清楚中方曾否就這個傑出的機構發表過意見。我相信，將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推展至現時計劃中的進度範圍以外，並非明智之舉。

我對這個問題並無特別強烈的意見。我希望在未來數年間，社會人士對藝術的支持會與日俱增，令藝術得以朝着專業的方向大力發展，並且獲得充裕的經費。我認為一個統籌贊助藝術活動的機構，其成員未必一定須經選舉產生，才可以達致這個目標。

文世昌議員問：

總督先生，我知道負責文化工作的官員曾聽取過有關人士，特別是藝術界人士的意見，認為若採用選舉方式來產生部分成員，這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於時間關係，未能即時做到。想請問總督先生，如果有關的官員向你推薦這方法，你會否認為可行，並盡快實施？

總督答（譯文）：

如果我屬下的官員向我推薦這方法，我必會切實考慮他們的意見。

主席（譯文）：黃偉賢議員。

黃偉賢議員問：

總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將照顧老人列為首要項目，因為這些老人曾幫助香港締造今天的繁榮。但我似乎感覺到，你是「說一套、做一套」，因為這些老人實在是沒法分享到現時的經濟成果。我感到奇怪的是，總督先生似乎聽不到現時社會有強烈的呼聲，要求立即增加老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去年，我和許賢發議員前往總督府與你會面時，你當時曾承諾會參考麥法新博士的報告及作出調整。現時該報告已出版了，但你還說要考慮至明年年底，才看看有甚麼建議。即使明年年底真的有所增加，亦只不過是有如莊子眼中的「西江之水」，無法協助老人面對困境。當時總督先生是否信口雌黃？我希望總督先生能夠體會現時綜援老人所面對生活的艱苦情況。你會否考慮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再增加老人綜援金額，讓他們生活得好些，真的能享受到經濟的成果？我希望總督先生在回答我這問題時，不要再用老人退休金作為「擋箭牌」！

總督答（譯文）：

請這位議員恕我直言，我會根據自己的意思作答，而且也許會提到老年退休金計劃，而該計劃並非與這項討論無關；我猜想這位議員希望我避談該計劃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現時動用 68 億元提供老人服務，而隨着推行老人服務工作小組的建議，這方面的數字會繼續上升。我們殷切希望繼續確保以審慎的方式計劃開支；決心要確保繼續維持政府開支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20% 以下，以便保持低稅率及有利營商環境；當然我們亦極為着意避免讓本港或其他地方的新聞界非議為推行福利主義。為了達到上述各項目標，香港總督每年都要與政府當局的同事，一起在要求更多資源的可理解論據及可供動用的款項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就我及政府當局來說，今年應該增加資源的適當地方是：

1. 在房屋、衛生及福利方面，為老人提供更佳及更全面的服務；及
2. 至於綜援金額及提供福利金方面，我們會把額外的資源集中在單親家庭及兒童身上。

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緩急次序。但倘若這位議員在緩急次序方面有其他的建議，那麼我們在本月稍後當議員就我的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發言時，當然有機會聆聽他的意見。

我認爲有一點實在很重要的，所有立法局議員及局外人士均須明白到，雖然我們設法把經濟繁榮的部分成果用於改善福利及其他方面是絕對正確的，雖然這代表我們作爲一個社會的社會責任，但倘若我們做得太過份，又或是過於倉卒地實現每一項社會目標，那麼我們便無法再維持低稅率，無法再吸引商業投資。我們賴以不斷繁榮的一項因素——具有競爭力的聲譽，亦會因而受影響。即使這位議員成爲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我深信這會大受歡迎），我認爲在增加福利開支的需求及本港經濟的需求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仍然是很重要的。

黃偉賢議員問：

主席先生，剛才總督先生說，單親家庭及兒童會獲得優先處理，還強調我可在稍後發言時提出其他有關建議。我想問總督先生，過去幾年，你是否沒有聽到局內多位同事及局外多個團體或人士，要求政府立即提高老人綜援金額的呼聲？其實，這事已討論多年，爲何仍要我們繼續討論？希望總督先生能真正慎重考慮增加老人的綜援金額，正如你所說，他們昔日曾爲香港作出貢獻良多，期望在晚年有較佳的生活。

總督（譯文）：

我說過我們今年把改善老人服務列爲首要項目，至於援助金額方面，我們會優先改善向單親家庭及兒童發放的援助金額。因此，這位議員不應忽略我們用於老人服務方面的實際開支。相信這位議員亦知道，我們在過往聽取了他及其他人士的意見後，已對老人的福利作出改善。我深切認爲我們應該向老人盡量提供更多的經濟保障，這是我支持老年退休金計劃的原因，我以往忘了提及這點。我深信這位議員也有同感，因爲他在討論有關事情時非常合情合理。

主席（譯文）：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在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你對基礎建設隻字不提，或幾乎隻字不提，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不僅是因爲我對這問題特別關注，也是爲了市民的利益，我認爲我們應該繼續建設未來。總督先生，有關我認爲是遺漏的地方，有多少是出於你與中國政府缺乏合作的問題，而致令你未能就繼續進行各項跨越九七的大型基建工程（例如西北鐵路）作出決定？

總督答（譯文）：

我必須說一句，我花在基礎建設的篇幅並不如這位議員希望的這麼多，主要原因正是我較早時提及的那點。如果這位議員及其他議員希望我將來把整份《政策大綱》讀出來，我們實際上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我的演辭將會變得連篇累牘，冗長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我認為較明智的做法，是印發一份文件，由個別決策科司級官員就有關的各部分向市民解釋，讓市民清楚知道，這並非「單一議題」的政府，亦並非一人政府，而是有多名司級官員代表社會推行各項詳細計劃的政策。我認為這樣的分工是明智之舉，但這就表示各位議員或許要稍為克制一下，在搜索問題之前先確實閱畢我們的所有文件，而並非單靠聆聽我宣讀的演辭。在基礎建設方面，我們承擔一項耗資 1,400 億元的非經常開支計劃，其中約 1,050 億元屬機場核心計劃以外的項目，而其餘則屬機場核心計劃，這包括如耗資 300 億元的道路興建計劃。我肯定這些計劃不會因為我們與中方官員有甚麼未能互相合作的地方而受到影響，但我們仍會努力謀求雙方的合作。就某些項目而言，例如鐵路發展策略，我們當然必須與中方磋商及達致共識，因為涉及的所有費用將會在一九九七年後支付。這說明我為何要重提較早時回答的問題；我渴望我們就基建問題作高層接觸，以確保我們在本港興建的鐵路，確能伸展至邊境的彼方，並與那裏的鐵路連接起來。這是最簡單粗略的說法。這位議員強調基建的重要性是對的，因為這正是我希望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能妥妥當當地移交給中方的部分資產。

何承天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我想讓你知道，在聽了你的演辭後，我已讀過該份《政策大綱》。在該份文件內，亦沒有提到甚麼新猷，所說的都是那些在進行中的工程。我特別提出的問題是指我們必須推展的工程，以及那些跨越九七的工程，而你已經回答了部分問題。我提及西北鐵路，因為曾廣泛流傳一個說法，謂行政局在四月就該鐵路作出決定。我認為這麼重要的工程——這項本局曾廣泛支持及促請當局進行的工程——行政局定會在你發表施政報告前作出決定，以便你可以給我們帶來好消息。我特別向你提出的問題是，你是否在取得中國政府同意方面出現問題而遲遲未能就該鐵路作出決定。

總督答（譯文）：

不，這並非影響鐵路發展策略的因素。我們仍未就鐵路發展策略與中方官員磋商，但我們會這樣做，並且希望愈快進行愈好。我衷心感激這位議員，並希望除了他之外，大部分人也讀過共 184 頁的《政策大綱》。請他特別注意《政策大綱》第 155 頁（中文本第 137 頁）以公共工程為標題的部分；在這部分我們已十分詳細地臚列政府現時就基礎建設所做的工作。我想請他也閱讀有關公共財政的管理那部分。庫務司將會就這部分的內容舉行記者招待會，屆時他也會指出基建支出的一些主要範圍。無疑我可以指出其他可供參考的地方。相信當他再閱讀這份《政策大綱》一兩遍後，就會看到我們仍然承諾負擔的建設計劃是何等宏大。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三分結束。